

【聯合文學】

鍾 怡斐 | 著

# 內斂的情懷

文文學論評

Retrained  
Yicisi

Commentary On Chinese Literatur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鍾怡雯著。  
--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8.12  
176 頁；14.8×21公分。--（聯合文叢；432）  
ISBN 978-957-522-806-4（平裝）

1. 海外華文文學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4. 書評

850.9

97022658

聯合文叢 432

## 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

作 者／鍾怡雯

發 行 人／張寶琴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蔡佩錦

視 覺 總 監／周玉卿

美 術 編 輯／林佳瑩

校 對／蔡佩錦 鍾怡雯

法 律 顧 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 撥 帳 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mailto:unitas@udngroup.com)

印 刷 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 版 日 期／2008年12月 初版

定 價／200元

copyright © 2008 by Yi-wen Ch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 內斂的抒情

——華文文學論評

●鍾怡雯／著



聯合文叢

432

# 目次

## 卷一 評論

004	【序】無非抒情◎鍾怡雯
006	《幽夢影》與林語堂 序張潮《幽夢影》
010	現代散文和白話文
013	時間的意義
018	文字的滋味
026	散文浮世繪
036	二〇〇〇年散文創作觀察
047	友情的深度 導讀高行健《朋友》
057	從父親到戀人 論簡媣〈漁父〉的父親角色置換
066	從「新興華文文學」論馬華文學的命名
073	流傳五十年來的馬華散文
081	閱讀婆羅洲
087	斷裂 序沈慶旺《臺北的雨、古晉的議》
091	局外人的偏見 論香港散文
097	想像更完整的泰華文學版圖

## 卷一 書評

- 104 地球還有明天 評賈德·戴蒙《大崩壞》
- 111 尋找不下雨的樂園 評李黎《樂園不下雨》
- 115 內斂的冷抒情 評蔣彝《牛津畫記》
- 119 不可思議的光 評郝明義《那一百零八天》
- 122 掘洞人獻寶 評周芬伶《仙人掌女人收藏書》
- 125 既貓又人的分裂書寫 評心岱《貓，我們的同居愛人》
- 128 落花無聲 評童元方《為彼此的鄉愁》
- 131 不只是八〇後 評李傻傻《紅X》
- 135 不論你喜不喜歡貓 評朱天心《獵人們》
- 138 時間的銅鑄 評余光中《青銅一夢》
- 142 內褲外穿的莫言 評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 146 隨手寫來的集體記憶 評葉兆言《文學少年》
- 150 幸福樂罐 評李欣儂《樂罐子》
- 154 想像異鄉，書寫故鄉 評安德依·馬金尼《法蘭西遺囑》
- 159 想念出走的滋味 評愛亞《秋涼出走》和《想念》
- 164 有讀者被意象吐出 《大規模的沉默》的一種讀法
- 169 一則關於食物的好故事 評露絲·雷舒爾《天生嫩骨》
- 173 退化的歷史 評莫言《食草家族》

# 無非抒情

【序】  
鍾怡雯

十年前我到元智大學教書時，還是博士班三年級學生。一九九八那年，我開始自覺的寫散文評論、書評，以及華文文學論述。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小說，對散文評論產生興趣，是因為寫散文，遂很自然的展開散文論述。又因為始終無法置外於「身分」，遂順理成章的把觸角延伸到華文文學這塊。

那幾年到各地蒐集資料，給我很大的衝擊和感觸。創作環境對作家的影響竟然如此複雜，土地、政治和作家的關係真是盤根錯節，而且錯得那樣無理，結合了文字和實地體驗的感覺如此清晰。

論文寫完之後，我又陸續去了更多的地方，有些跟論文有關，有些一點也不。這些年的出走經驗讓我體會到，評論，絕非冷靜的隔岸觀火，無關抒情。評論，除了絕不可少的學養，或者紮實的方法訓練之外，也需要以情感為底，以情感的深度去接近另一種情感，或者經驗。

遂有此書。一種評論的態度，內斂的抒情。

卷一

評論

# 《幽夢影》與林語堂

——序張潮《幽夢影》

張潮具有多重身分，是詩人、詞人，亦以刻書家傳世，流傳的著作其實頗豐，然而，除了研究者，大概沒有人會讀《虞初新志》、《花影詞》、《心齋聊復集》、《奚囊寸錦》、《心齋詩集》、《飲中八仙令》、《鹿蔥花館詩鈔》，或者《檀几叢書》、《昭代叢書》之類的刻印作品，惟《幽夢影》因為林語堂，因為貼近生活，最廣為人知。這同時意味著，張潮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他那套以經史子集為底，浸透了傳統中國文人教養的生活觀。

我讀初二時，從老師那裡得到一本漢京版的王名稱校本，似懂非懂，竟然也讀得有滋有味。這本書為一個成長在赤道的文學少女，開啟了古典文學之門，讓我得以窺見龐大幽深的中國文化，窮一生也難以窮盡的深宮大院。傳統

中國文人自小涵養於國學，隨手拈來皆學問，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來講，他們是有教養的世代；至於我，出生於一個連文學教養都說不上的工人家庭，這本書遂只能成為「典範的追求」。

《幽夢影》語錄體條列式的隨興形式，適合在上下課候車的零碎時間閱讀，翻到哪裡讀哪裡，讀完之後盡可以在搖擺的校車裡慢慢發呆，回味，咀嚼。介於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淺白」文言文，恰好讓一個沒什麼古典文學基礎的中學生可以獨自揣摩，隨進入一個遙遠而美好的時空，得以暫時抽離現實，乃因此生出難以言喻的，孤獨的快樂。

如今回憶，《幽夢影》的吸引力或許來自距離的美感。它展示了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品味，中國文人的生活態度。藉著張潮的眼睛，讓我發現瑣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頭或一棵樹，雲霞、蝴蝶或花鳥，這些尋常之物，在作者靜觀、內省，經過個人的體悟之後，成了足以流傳的生命學問。

張潮正好生於清代，中國傳統學術總結之時，這本書的體驗和學問因此亦帶有總結性質。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國學問為底，收束到個人性情裡頭再

放出來的，個人風格強烈的生命哲學，絕非單純的知識。所以周作人說此書「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舊是指張潮學問的來源，新則是五四大力提倡的個人主義。這種既新又舊的生命情調同時也屬於林語堂，所以林語堂喜歡張潮。

林語堂曾創辦《人間世》、《論語》、《宇宙風》，提倡散文應「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生活的藝術》流露的名士派風格，這些特質都承張潮「閒適哲學」是一脈；林語堂以軟性筆調介紹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民族性、男人與女人，這種「抒情哲學」亦頗類張潮：在抒情與論述之間，夾敘夾議，充滿情趣，仰賴的完全是作者個人的魅力。張潮「以風流為道學，寓教化於詼諧」（石龐〈幽夢影序〉），林語堂則提倡幽默，同時亦深得風流精髓。

林語堂曾說《幽夢影》是文人的格言，顯然他認為張潮極能體現中國傳統文人的人格特質，因此「數十年間孜孜不倦地推介《幽夢影》這部書」（見黎明編校序），翻譯此書，讓西方世界見識中國文化。兩人相交於不同的時空，卻同樣具有「純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最重視的「性靈」，一種清潔、透明

而單純的性情質地。作為基督徒的林語堂曾經說，《聖經》讓他嚮往「清潔的生活、純粹的生活、單純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夢影》之於林語堂，則有如中國版的《聖經》，是那樣的有用又無用，那樣的能夠讓人在濁世裡安身立命。

——收入張潮《幽夢影》新版序（臺北：正中書局，二〇〇八）

## 現代散文和白話文

在大學裡教現代散文和現代文學史久了，我不免疑惑。五四的白話文到底要怎麼教？如果我說寫得好，自覺有違品味；如果不好的話，那麼文學史何必要開？最常說服學生也說服自己的是，必須把作品放到時代背景裡去評估。然而心裡清楚得很，五四運動之後的那幾年，散文佳作實在不多，要說服我那些便是足以流傳的散文，其實有點困難。

上課時我總是忍不住邊教邊批評，很怕學生把出現在文學史上，被當成散文大家的作品當成典律或範本。我用的文學史版本談到朱自清時，引的是他的名篇〈匆匆〉，書上說這篇散文簡直「一字不易」；說，這既是散文，也是詩；是抒情，也是究理。

其實，朱自清在這篇散文裡根本把讀者當低能兒。他從燕子、楊柳、桃花

開始提問，說這些自然之物走了總有再來的時候，只有日子一去不回，為什麼？「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逃到了哪裡呢？」他的預設讀者到底幾歲啊？他樂意陷溺在一種小孩式自問自答的天真想像裡，讀者可沒必要陪他玩這種無聊遊戲吧！這種抒情和究理實在有點慘不忍睹。他寫得較好的散文也不是〈背影〉，而是〈憶「婦」〉，可是〈背影〉早已成為朱自清的註冊商標。

當然這是我的偏見。可是這偏見至少突顯了一個問題，以一個創作者和評論者的雙重眼光去看同行而產生的問題。明白這個現象，才可以理解余光中為何要「下五四的半旗」，為何要講究散文的「彈性、密度與質料」。第一本散文《左手的繆思》（1963）出版時，他在〈後記〉期待彈性與密度兼具的散文，「有聲，有色，有光」、「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虹一樣的光譜」以及「奇幻的光」。散文要有彈性質料與密度的觀點早在〈剪掉散文的辮子〉已有闡述，這篇散文的寫作時間比後記早兩個月，收入《逍遙遊》。

這段聲光效果十足的文字距今已四十餘年，當然也變成史料了。重看〈剪

掉散文的辯子」，余光中關心的問題攸關作家的技藝（technique）與工藝（craft），在形式主義乃至更早的新批評裡盡可找到很好的參照。如果有心創立一套散文的批評理論，則這兩者會是很好的借鑑。然而余光中畢竟是散文家，後來雖然陸續寫下〈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中文的常態與變態〉、〈白而不化的白話文〉等文論，最重要的成果仍在「實踐」，也因此才有了如〈聽聽那冷雨〉（1974）那種實驗彈性、密度與質料的散文，以及把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字）結合的現代散文，而非白話文。

余光中擅長長篇散文，這跟他的老師梁實秋提倡節制的短文觀念相悖。五四的隊伍裡包含梁實秋，「下五四半旗」要有理，有勇氣，也得要有成果。破壞不難，難在破壞之後的建設。從這個角度評論余光中的散文和散文觀點，或許我們可以看到在五四之後，對散文的再次探索。或許，我們也因此可以說，五四半旗下的是形式，沒下的另一半，是精神意義上的傳承。

——原載於二〇〇八年五月號《印刻》第四卷第九期，頁一〇八。

## 時間的意義

從前我不太瞭解「時間」對創作者的意義。這一兩年來，我慢慢的有些領悟，也開始明白「時間」如何打磨創作者，創作者如何跟時間對談。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散文，我偏愛的也多半跟這個主題有關。顯然受到景氣的影響，二〇〇六年的散文出版數量明顯減少，不過，創作力旺盛的周芬伶、舒國治、蔡珠兒、廖鴻基迭有新作，甚至不止一本。中生代依然是二〇〇六年散文創作的主力。或許，散文創作是一種時間的藝術，它的顛峰屬於中年，或中年以後，不能急，也急不來。如果創作者有足夠的毅力和耐心，以及不得不創作的理由和不滅的熱情，積累的可觀能量會在適當的時候爆發（這只是客觀條件的描述，當然還有更多複雜難以歸類的主觀因素）。時間製造的距離，會讓人事沉澱、冷卻，現出本質的紋路和肌理，而後，有耐看耐讀的散文。

以上純屬偏見。以下閱讀所得，乃循此偏見而來。季季《行走的樹》是本年度最令我感慨的散文。六、七〇年代的臺灣，文藝少女的愛情和她所處的時代，共產黨、左派、家暴。多麼的人生如戲如小說。扭曲時代的人事，作者可以在文字下重藥，寫得再狗血一點，或者再多添一點傳奇式細節。我相信這一點超越和情緒跌宕，讀者完全可以接受。然而沒有。那麼冷靜、不動聲色，哭一個時代的敘述反而像旁白，一個旁觀者，回顧暗潮洶湧的時代，充滿傷痕的人生，那是六十歲的智慧所直面的人生。

《行走的樹》讓人痛，舒國治《流浪集》則令人快。快者，愉悅也。讀散文而讀出平和心境，愉悅之感油然而生，在我是非常稀罕的經驗。作者從現象中隨手拈來道理和想法，「流瀉」式的寫法，令人想到鍾阿城說汪曾祺的文字「成精了，隨手便是，感覺到這個人已經不再考慮那麼多技術上的東西，只要把它流出來」。舒國治的文字「成精」方式是自成一格，設下許多路障，形成阻礙，讓人不得不放慢速度細讀，讀出其中有物，物中有理。你不得不同意，那樣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的文字，才能生產出如此獨特的

散文風格。散文從走路、喝茶和睡覺而來，所謂境界，不過如此。

還有園藝。劉大任《園林內外》的境界來自植花種樹所得，文人看花種樹易柔弱耽溺，或者傷春悲秋，《園林內外》卻是一本硬漢的園林寫作，處處有靈光和生機，令人心境平和而寧靜，尤宜冬夜寒雨，或連日陰霾心情鬱抑中讀。冬天憂鬱只因長閒，然而忙著幫植物過冬的文人說「誰還擔心冬天長閒，不累死已經不錯了」。看花和種樹哲學乃長期跟植物相處，體貼大自然所得。

劉大任在園林中安身立命，同時也從園林領略宇宙和生命的奧祕，寄託性情。他「要植物發揚本性，活得自然而快樂」，此話有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的種樹哲學而無政治味，完全是文人性情。

花樹有情，書亦有表情和生命，林文月《寫我的書》由一本書牽出或遠或近的人事記憶，書的歷史牽引著生命的歷史，是一本構想獨特之作。終生與書為伍的學者、散文家和譯者，以節制舒緩的文字回憶跟書有關的往事，情深意重，筆則何其淡雅。讀書人的情懷，上一輩學者的胸襟和教養，多麼令人懷念。她筆下的師長是中文系學生熟悉的學者，亦是林文月散文裡經常出場的主